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滹南集卷二十至二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滹南集卷二十

金 王若虛 撰

諸史辨惑

五帝之名史記以黄帝為首書序以少昊為首其說不同要之少昊黄帝之子顓頊黄帝之孫帝嚳黄帝之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初皆傳之子孫至于堯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大器乃始有禪讓之事斯蓋不得

已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説秦孝公乃謂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徵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鄭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消皆淺陋之見也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王至霸

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于旁支付諸他姓則必其勢所當然而出于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爲常也而漢人之說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于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孰可偏廢而

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葢秦漢以來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也若其果主于親親則一于立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邪抑嘗考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在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此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間沃甲崩則立其兄祖

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太子死而專立弟邪紀又云自中丁以来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盖立不以正宜其啓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經一切異說不近于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慎取不可輕言也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𠩄舉人名字頗為不

㥼如邲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既稱郤克復曰駒伯又曰郤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縠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讀者孰知其為一人邪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代碧溪黄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為不足取殆難與論真是也

劉子玄曰韓王本名信都而遷固輒去都字用使稱其

名姓全與淮陰不別按韓王韓國之後其姓為姬襲封于韓而非姓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別然遷于絳侯傳固作淮陰等贊亦稱兩韓信而高祖紀八年又云上擊韓信餘寇東垣何邪

遷固記事互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為代王固之序薄氏文

順于遷矣而加子恒二字復爲贅也

班固漢書刪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横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

漢文帝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傅之說不欲行漢强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史記如此而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爲漢患者必

我也或云必我行為漢患矣如此乃順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為媿

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為贅且若字意乖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謂沛父兄曰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

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袁盎論社稷臣云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言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亡耳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記匈奴傳贊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權而

務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注以彼已將率為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已引詩彼已之子殊為牽强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彼已為句而將率字屬下文其說良是

漢書韓彭等傳賛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末句不相承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為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為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黄霸雖以治郡稱然既嘗為相自當附之韋賢匡衡等傳而班史列于循吏非也

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為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固不勝于天矣然班氏身為史官以褒貶勸懲為務則

亦不當立此論也

後漢郭太字林宗蔚宗作傳以父諱止稱林宗亦可矣而中間復數稱太左慈字元放既稱其名而又兩稱為放不亦雜乎

老蘇評蔚宗之失謂不當槩董宣于酷吏槩鄭衆吕强于宦者槩蔡琰于列女其論董宣蔡琰是矣若鄭衆吕强雖有可嘉豈可改宦者之目乎

漢書高祖紀云老父相高祖曰向者夫人嬰兒皆以君

以或作似顏氏以為非當矣然史記正作似字豈其誤邪

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漢書作大息此只是太字盖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歎息之大過矣

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曰大角觝出奇戲諸恠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喚反至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如字大似顛倒也

高祖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予謂此於文勢為悖恐只是恣觀之耳裴矩傳煬帝時諸蕃胡入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准此例

高祖紀曰如意幾代太子者数焉丙吉傳曰皇孫病幾不全者数焉元后賛曰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数矣凡此等数字盖言数次耳史記稱汲黯多病上常賜告者数如淳曰数者非一也餘皆准此當讀如字而顔

氏訓頻並音所角反狄山曰兵凶器未易数動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数變易則下不安黄霸曰数易長吏人因縁為姦此等正當訓頻而反讀如字恐未當也

南越尉佗謂陸賈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遽不為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漢張敞誅絮舜時冬月未盡数日敞使人語之曰冬月已盡延命乎此言雖春近而不

得免耳而注云汝不欲望延命乎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亡如者如無耳猶蔑如之類而注云無所象似是皆何理邪

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呂后比殺三趙王文紀詔言間者數歲比不登梁孝王傳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何武傳曰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公孫賀傳曰丞相李蔡等三人比坐事死膠西王端傳云端數

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顔注皆訓頻似是而寔差殊學者試細味之

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何乃自為郎也崔浩以為自何為郎非也予謂漢之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為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富貲為郎者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

書為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唐是也而衛綰又以戲車為郎以是觀之浩説為勝而顔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太篤矣

申屠嘉劾奏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只是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而師古以為欲私教戒恐非也不然一私字詎能兼教戒之義邪

賈誼言秦俗之弊云其慈子嗜利去禽獸亡幾以文勢觀之慈子當是錯誤顔氏强為觧釋恐非也

田蚡以肺附為相師古舊説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云肺斫木札喻其輕薄附着大材也餘肺附字皆然其義迂曲不足信按此語皆本于史記今史記諸本並作腑字盖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為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記索隱反音腑為附謬矣

汲黯拜淮陽太守謝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以病力為句曰力謂甚也訓力為甚未

知何據予初謂此字當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析其辭故守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辭疾力不拜此又因顔注而失也

溽南集卷二十

滹南集卷二十一

金 王若虚 撰

諸史辨惑

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絶知交賔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此當以不行報謝為句而師古以報謝屬下文予固疑之及讀三劉漢書既已刋正矣

霍禹怨宣帝曰大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

令人不省死師古以為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

故猶俚語云沒理會殺耳

元后傳王莽使安陽侯舜求璽于太后怒駡責之舜仰

謂曰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説非

也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

漢書載揚雄解嘲其末云司馬長卿竊訾于卓氏東方

朔割名于細君顔注謂割損其名而訾字不觧及見

華嶠論所引乃作竊貲割炙當以此為正也

外戚傳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師古以所避為月事予謂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乎蓋自不須注也

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云巨萬今萬萬也范蠡傳徐廣注亦同漢書食貨志言累百巨萬師古注云數百萬萬也梁孝王金錢且百巨萬師古云巨萬百萬也有百萬者言凡百也汲黯傳云中國誅

匈奴貲以巨萬百数師古云即数百巨萬也此不唯

與韋徐不同而其自為說亦復參差相戾何邪

禰衡謂荀彧可借面弔喪注引典畧以為但有貌耳夫

弔喪主哀安用貌為意者以其嚴冷而多戚容故也

晉書稱苻朗至晉謝安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

席朗無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

出頃復如之坐客以為不及之遠朗不道如此非人

所為見者皆當切齒而謂朝士歆羨以為不及甚哉

史氏之妄且陋也

晉史慕容德時妖賊王始稱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為征西將軍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答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正坐此口以至于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此事當時必有之然臨刑之語不應一一如是殆滑稽

談諧者所飾耳通鑑差畧之為是

梁武誅齊之諸王鄱陽王寶寅奔魏数寇梁復𨿽後以謀亂見誅而蕭子顯齊書乃云中興二年以謀叛與寶攸等同死其誤甚矣

北史梁鄱陽王寶寅終于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寶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于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夤二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

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歟通鑑删之云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長道鄉公生是矣

彭樂高齊之名將且有大功北史通鑑皆載而李百藥正史乃不為立傳何邪

北史楊愔傳常山長廣二王謀廢濟南王愔及可朱渾天和宋欽道皆被拳杖毆擊頭面血流各十餘人持

之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
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及悟誅太皇
太后臨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蓋
補其所損目也李百藥齊書但云已出而無一目字
豈其脫誤歟
隋史高熲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
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悅通鑑
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

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猥承其誤耳跡煬帝所為當以隋史為正

舊唐徐有功傳竇孝諶妻龐氏為奴誣告當斬有功明其無罪得減死今上踐祚孝諶子希瑊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惀以報舊恩按此乃明皇時事言今上者蓋唐臣寔録之辭劉昫偶怠改定耳

舊唐王求禮既載于列傳而忠義傳又載之雖繁簡不同要之不當重立求禮劉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概

之忠義亦非其例也

舊唐員半千傳云其先本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按左傳釋文員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讀如運何邪

元魯山于蔿于歌學者往往不觧其義予憶昔嘗一見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記此自當畧著其辭旨而唐書通鑑皆不及之殆為闕典也

韓退之驅鱷魚文咎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目足矣而

全錄其辭亦何必也

史傳人有改名者既以今名冠之則亦當全稱今名而未改之前却稱舊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類亦非也

五代史梁紀曰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曰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溫云云

中和四年九月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進爵王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等攻汴王顧兵少不敢出云

云開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即位他紀皆倣此徐無黨注云始自稱名既而稱爵既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予謂帝王本紀既追書尊號以冠其首則一篇皆以尊號為主初書其名曰諱某自後凡見其名雖未即位例皆稱帝或稱上此古今不易之體而歐公乃以新意變之既稱其父曰某而復云生子曰某始而稱名次而稱爵至即位乃書皇帝即位而稱帝此則賓主不分體統不一不足為法也

或曰遷固作高祖紀皆先稱沛公漢王然則亦非也

曰庸得為是乎蓋劉子玄史通已嘗辯之矣

或問第五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世皆以為美談而通鑑獨載遺馬事此既一時之語當俱録之

温公自節通鑑以為更加精擇削其繁蕪斯固可矣然

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郭林宗傳云茅容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竒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畧同而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殺雞為饌泰謂為已設容分半食母其踈已甚不盡事情矣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事而獨載其一

聯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義府多略人奴婢故也事既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僖宗責黄巢姬妾輩從賊之罪有對者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通鑑所載如此夫史氏文辭須量輕重之宜彼婦人率爾之語豈有所謂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者乎然史傳如此者何可勝数

滹南集卷二十一

滹南集卷二十二

金 王若虛 撰

新唐書辨

作史與他文不同寧失之質不可至于華靡而無實寧失之繁不可至于踈略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鐫無所顧忌以至字語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

之獘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韓退之而順宗實録不愜衆論或勸東坡重修三國志而坡自謂非當行家不敢當也以祁輩竒偏之見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

劉器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遷固載相如文君事幾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子京記之必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

于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新唐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正在此兩句而反以為工何哉可謂切中其病

歐公與宋子京分修唐史其文體不同猶氷炭也初書成將進吏白舊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撰而歐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修列傳用功深而為日久豈可掩其名於是紀志書公而列傳書子京子京聞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陵掩而不讓此事前

所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當耳

唐子西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吾不知此論併紀志而言之邪抑其獨指列傳也歐公之作縱不盡善無壞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壞也已甚豈直它人哉温公作通鑑未嘗用子京一語蓋知所決擇矣

子京譏舊史猥雜不綱而以傳遠自許今之學者類皆歆艶以為新奇舊史幾廢劉器之嘗言二書各有短

長未易優劣以愚觀之舊史雖陋猶為本分且不失當時之實寧無新書可也

呂夏卿預修新書其言云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令乃書之所以明臣子之義也太宗拒魏徵諫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令不書之所以掩人君之過也予謂子京書退之事則當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則長孫后之賢復沒而不彰矣所貴乎史臣者善惡必存以示勸戒故謂之直筆豈以掩人君之過

為賢乎且帝雖有過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從諫之美也何庸諱哉呂氏之說甚謬

魏徵諫長樂公主資送事舊史載于長孫后傳是矣今移于公主傳甚未當也

蕭銑被圍謂羣下曰天不祚梁数歸于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廟率官屬詣軍門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銑雖草

竊一時而顛沛之際其言可愛如此可以為萬世法
豈得不載新史乃皆略之而其賛但云以好言自釋
于下然則所謂好言者後世何從見之哉銑對高祖
逐鹿之語與所謂田横南面非負漢朝者皆中理之
論而子京亦削之高祖卒誅銑直以其不屈而憖怒
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僞辨易窮且極稱高祖之
聖葢不獨去取失當而其襃亦殊未安也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真于朝思真曰公附

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或謂思真曰公平日訥于語言今廷折承嘉何敏邪思真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凌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從何而至也舊史思真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真公敏行何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當辯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于晉蓋物憑而為恠耳亦豈激之而鳴之意哉子

京踈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惜權而侮吾義不辱此一侮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士未有改之者宋子京於李靖傳乃易疾雷為震霆易掩為塞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于震掩且不及復何暇塞哉此所謂欲益而反弊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成言也陳叔達嘗

引以諫高祖而子京則曰失而不斷反蒙其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宗嘗舉以告劉禕之而子京則曰蓬在麻不扶而挺柳楚賢聞高祖兵興說太守堯君素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為福今其時也子京復略其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其膏肓之病類如此

古人稱炙手可熱者蓋甚之之辭而非實事也故但可施之詩句諺語耳而新史稱楊國忠權勢可炙韋渠

年勢焰可炙田令孜權寵可炙既已非矣而復謂李義府門如沸湯王伾等門若沸羮者豈不益乖邪

史稱杜如晦云當時浩然歸重王巖云公議浩然歸重鄭餘慶云公論浩然歸重許孟容云四方浩然想見其風古人用浩然字多矣曷甞以為歸重想見之意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聞之書忍字百餘以對蓋言忍之甚也新書去百餘字意不完矣

蕭俛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此却似總分天下兵為十也且其法本於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寔乎

杜正倫虞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危亡

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
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爲其慮亦使道不過
通鑑云索元禮與萬國俊競爲訊囚酷法或以椽関手
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晒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
謂之驢狗拔撅又有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之狀新唐
元禮傳但載其一云號晒翅不知晒何翅邪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經史于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
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而新書改云可

盡所欲言盡言何關尋檢事

封倫言于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新書改云頡頏太子此豈當時真語且頡頏上下飛也如何便作得不服居下意又說建成作亂曰為四海者不顧其親漢祖乞羹此之謂也新書但云乞羹者謂何若無舊史安知其為高祖事哉

劉德威對太宗云律文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法之為等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總以十分為率

而論也

舊史云𤣥宗聞顔真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顔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通鑑改為作何狀此亦無傷至新書乃云何如人則是總言其性行也

太宗聞李君羨小名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猛勇通鑑云乃爾勇健語雖異而意則同新史云乃此健邪一此字便不完韋夏卿其責從弟受金曰顧當是哉

崔湜聞韋湊直諫曰公敢是邪其病一也君羨武安

人封武連縣公為左武衛將軍直玄武門帝以其皆武字遂因告者誅之而新史直云皆武也不亦乖乎

劉蕡下第李郃謂人曰蕡逐我留吾顔其厚邪下第何可言逐也

趙宗儒遷吏部侍郎德宗召見勞曰曩與先臣並命向念之邪古者人臣稱其亡父于君則有先臣之辭君稱于臣未見其例

子京好改舊語而往往反不如之李邕對或人曰不顛

不狂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此名亦不傳王求禮折蘇味道曰三月雪為瑞雪即臘月雷亦為瑞雷邪新史云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邪李郃曰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寔厚顔新史曰蕡逐我留吾顔其厚邪李石折仇士良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新史云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此等遠不及舊語也

李絳傳云帝嘗稱太宗𤣥宗之盛云朕不佞欲庶幾二

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諡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於治者則才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子京之文類從

僻澁至此一段獨華靡偶儷幾似進士策一時對答之間豈得如是舊史絳傳無之未知其何所本也

崔善為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前别有頭而新史但云曲如鉤例封侯何耶後漢劉寬不喜盥浴京師以為謗史不載其語者必以俚甚故耳子京果嫌其俚則削之可也改之可乎

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史

但云無入衛乃是面戒客也楊素問客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新史減處字便别却本意素謂諸子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

姚崇汰僧之濫者舊史但云還俗而子京云髮而農此何等語且萬二千人豈無歸異業者而悉為農乎此可以一笑也

王叔文既敗每誦杜甫詩云云而子京但曰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若無舊史證之不知其誦何語也况

杜集諸葛廟詩非止一篇乎

新史載閻立本為主爵郎中時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俾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據本傳初不言其善畫其兄立德傳但云父毗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立本皆機巧有思而立德事業不過制衣服營宮室之類然則安知立本之善畫哉傳奕傳初不言善数舉其病亦猶是也故不若舊史為明又謂閻則先當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蒙寵

吾不知何所割也

張東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張

巡問李懷忠曰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夫幾何云者但

多少之名耳豈足包時字之義

宋廣平教張說救魏元忠云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此

本分語也舊史以榮為芬芳新書作芬香皆甚紕繆

舊史云李義琰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子京云使

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兆其所兆三字想煞用心來然

既使移舊塋則便知就其地矣何必如此費力兼三字自非典實語

武后遣醫人却内安金臧五臟以桑白皮為線縫合語固近俗然子京云褫桑敷紩之大是怪様也

漢書稱兒寛以儒術飾吏事而新唐謂員半千不願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漢武稱何武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而新唐謂薛戎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懐之子京於文字其寔處不及古人而專以易

置字語為新徒勞甚矣
舜稱耄期倦于勤蓋老而倦于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贊
主德耄勤
王嶽傳云僖宗西狩嶽追帝不及墮崖㯰間楊行密傳
云小校王稔依㯰步戰裴敬彛傳云居母喪有白烏
巢冡㯰㯰樹隂耳直以為林木可乎
蘇世長指披香殿曰此隋煬帝所作邪何雕麗底此底
之訓致也而作至字用誤矣

通鑑載至德為右僕射劉仁軌為左僕射吏曰受牒訴

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時譽皆

歸仁軌有老嫗欲詣仁軌投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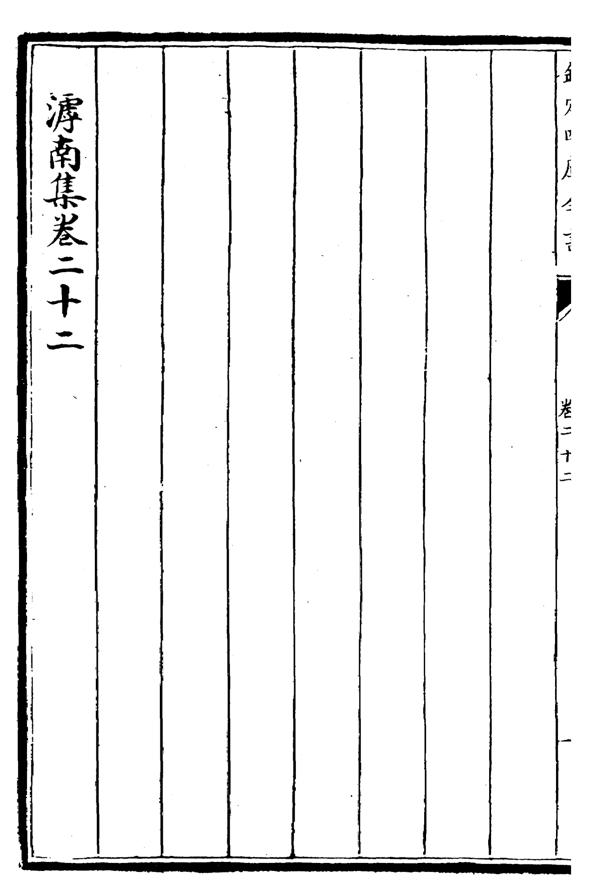
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

牒據此是老嫗明知至德也而新史但云令乃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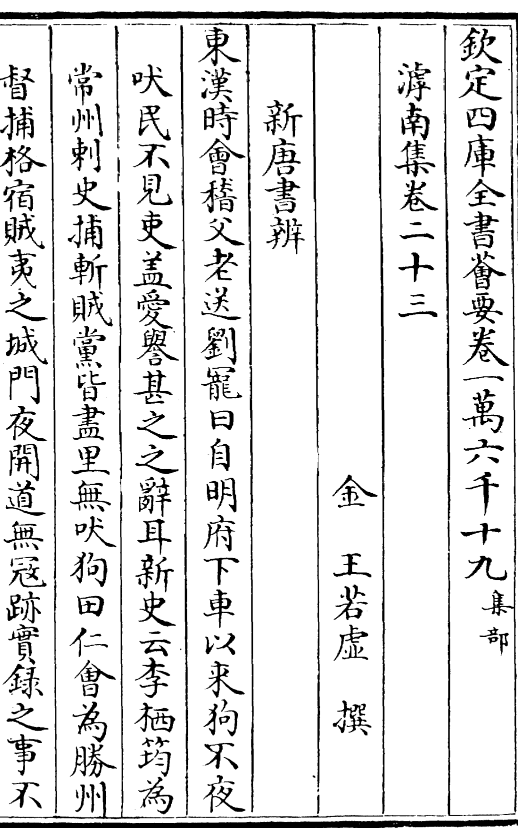
則意不完矣

王壽傳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

字何義也



潏南集卷二十二



滹南集卷二十三

金 王若虛 撰

新唐書辨

東漢時會稽父老送劉寵曰自明府下車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見吏蓋愛譽甚之之辭耳新史云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捕斬賊黨皆盡里無吠狗田仁會為勝州督捕格宿賊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冦跡實録之事不

當爾也或謂史記王温舒傳亦稱無犬吠之盜何如
曰史記之謬亦多矣渠皆可法乎

楊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應舉既假釋褐乃擢進士第其後同臺為監察御史世榮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應舉者友也兄弟同臺者榮也二事不相須而云世榮其友此何理邪劉子玄傳云撰劉氏家史及譜按據明甚議者高其博高字亦非

為文字語雖貴簡而有不得簡者韋弘景傳云楊虞卿

造其門弘景厲聲言曰有詔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

不少虞卿字否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事

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乃不屬乎

言讀書之勤者例曰手不釋卷而子京撰蔣乂傳獨云

卷不釋手前此何謂也

前人文字言騷動騷然者矣安祿山傳云百姓愈騷裴

冕傳云大衆一騷馬燧傳云天下方騷無乃太簡乎

李靖論蕭銑士卒云藉以拒師本非所情杜如晦傳云僚

屬共才之莫見所涯李勉朝京師詔還所鎮三所字下不得籍以拒師亦不成語

王義方彈李義府高宗怒其毀辱大臣言詞不遜故貶之新史云帝恨義方以孤生觸宰相朱泚遣韓旻迎德宗秀寔以為宗社之危期于頃刻乃倒用司農印追之新史云秀寔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豈不過哉

薛萬均死太宗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之舊勲不覺呼名豈其䰟靈欲朕之賜

新史則云忽口其名纔下口字便是從已作用之意豈所謂不覺者乎況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苗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等輩上當加此字不然何等輩也

邢文偉傳云武后問天帝異事文偉不得對房琯論第五琦言利事肅宗詰之琯不得對王叔文傳云俱文珍詰折叔文不得對得字為悖止當云不能耳

杜正倫傳云爲世歆羨戴至德傳云世詫其榮蕭復傳云士艷其榮敬晦傳云世寵其家寵字尤不安若只作時人榮之大小本分王義方譽振一時吴湊美譽四騰皆非史家之體也

李義府傳云自其斥天下憂其復用比死内外乃安嚴震傳云德宗使馬勛計日取張用誠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既等字可也

温庭筠數舉進士不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

有司廡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作文云者本謂代進士科舉之作耳今乃似泛為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温彦博傳云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進止之間何至拭目而觀之哉子京之夸侈類如此

高適工詩每一篇已好事者已傳布已字道不得

韓思復為滁州刺史有黄芝生州署民為刻頌其祥刻頌其祥不成語也

新史稱盧齊卿飲酒踰斗不亂崔恭禮至斗不亂前史載人洪飲者卒至一石以上然後為異踰斗之量世亦多矣何足著之乎

舊史李綱謂高祖曰臣言如水投石此舊語也新史則云如持水內石可煞不自然

李翱傳云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累遷字下豈有闕文乎不然豈可通也

崔郾傳云室處庳陋無步廡此言其儉足矣而又云至

霖雨則客蓋而屐以就外位亦不必道也張玄素起身令史太宗嘗對衆詰問玄素大耻褚遂良上疏論之而新史乃云遂良見帝而言非也遂良云玄素出閤殆不能移步新史改移為徙只此一字亦覺失重輕之宜

朱泚敗出奔失道問野人荅曰天綱恢恢走將安所此殊不成語也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邑十室且有

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然以避罝罦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子京鐫改舊文詭異僻澀殆不可讀甚不滿人意也

李晟贊云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佩字過矣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令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用與成天

下務哉哉字下不得作邪乎歟等字則安矣子京於此等猶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旬歲至大将軍古人言旬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言旬時者自十日以及三月也今言旬歲未見其例也

蕭嵩傳云在公慎密人莫見其涯際慎密上不當論際以言冐懐宇量則可矣

張知謇傳云天后竒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

謂之兩絶容字不安

張鎬傳云視經史猶漁獵然夫前人已有渉獵成言便是此意何須復爾觧析也

席豫出鄭州刺史李傑出衢州刺史于邵出杭州刺史李朝隠出通州都督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此等甚多得無欠爲字乎盖出入字不同遷擢貶降例也

開元中吐蕃金城公主求文籍四種于休烈欲勿與裴光庭駮之此當入光庭傳而載於休烈傳非也

德宗時宮市事既詳見于張建封傳而李錡賛又列之

重複矣

舊史李石傳云延英議事中貴必引訓注以折文臣石

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

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新史云頼

以為强便過去了

裴度與穆宗論劉承偕事云臣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

嘗以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曾欲持悟書以

奏陛下亦知之邪邪字當作乎帝曰頗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胡即何也當去一字

宇文士及嘗非時被召其妻問曰向召何所事何所事不成語昌若但云問何故耶

陽城傳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售字爲悖又云賦稅不時時字意不足蓋欠辦集等語也

巡遠傳睢陽雍丘賜傜賦三年賜字便當得蠲免之意否

許孟容傳云公主有求補崇文者孟容固謂不可帝嘉其守蕭瑀傳云詔訾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韋顗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尚曹憲主廣雅學者推其該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守尚稽違該等字皆道不過必兩字然後成文

王義方傳云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甍乃娶或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楊慎矜傳云婢因史敬忠得至宮中見帝帝素聞史敬忠

挾術間質其然然字下不得

通鑑載賈志論王去榮不當免死事李絳論不狥同年

事蔣義論張茂宗奪服尚主事王式破裘甫事讀之

亹亹可愛入新史中便覺索然無意味甚可惡也

舊唐隱太子與秦王有隙玄齡謂王曰國家患難今古

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新史云國患世有惟

聖人克之克字何足盡其意

高銖為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慤折其非銖嘆曰吾

老不能退乃為小兒所辱卒卒字如何定得
薛元賞傳云都市多使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奪
坊市夫鑱膚者針也黛墨所以為色耳而云以黛墨
鑱則不可舍文身不道而艱詭若此其亦勞甚矣乎
李夷簡元和中為相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
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言不能過
或無以過則可不能有以則不成語矣
康子元傳明皇時議封禪事趙冬曦駁之子元議挺不

徒蘇珦傳亦云甞按訊韓魯諸王天后詰之挺議無所撓使他人書之不過曰固執不移或云堅守前議而已豈必如此詭異

鄠縣令崔發繫獄遇赦不原張仲方訟之曰德音遠布於四海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于昆虫而獨遺崔發新史併為一句云恩被天下流昆虫而不行御前乎

田令孜專權恣横孟昭圖論之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

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固九州天子武后恠有司多失出人罪徐有功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新史則云失出有司過好生陛下大德子京意以舊文類駢不古故變亂以就已作而不知其反謬也

馬周嘗寓新豐逆旅逆旅者客邸也科舉子遂謂周為新豐逆旅以對洛陽年少予嘗笑之而新唐稱劉從諫命甄戈殺定州戍將戈因為逆旅土謁斬其首何

耶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難犯雖修睦于外而蓄怨于内新史改為儒者儒者與文士自别止當從舊

蔣儼為蒲州刺史發隐禁姦號良二千石案二千石漢之職名豈可通為長史之稱

王孝傑為吐蕃所執賛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死字下不得

呂元膺傳云居官始終無訾缺予謂訾者人所譏也缺者已所少也二字併用不得

史傳稱人讀書敏速云五行俱下者蓋甚言之耳寔無此理也而唐史謂歐陽詢每讀輒数行同盡尤不可也

太宗稱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此乃本分語而子京改云喜得虓將可惡之甚

褚遂良與太宗論舜造漆器事以為諍臣必諫其漸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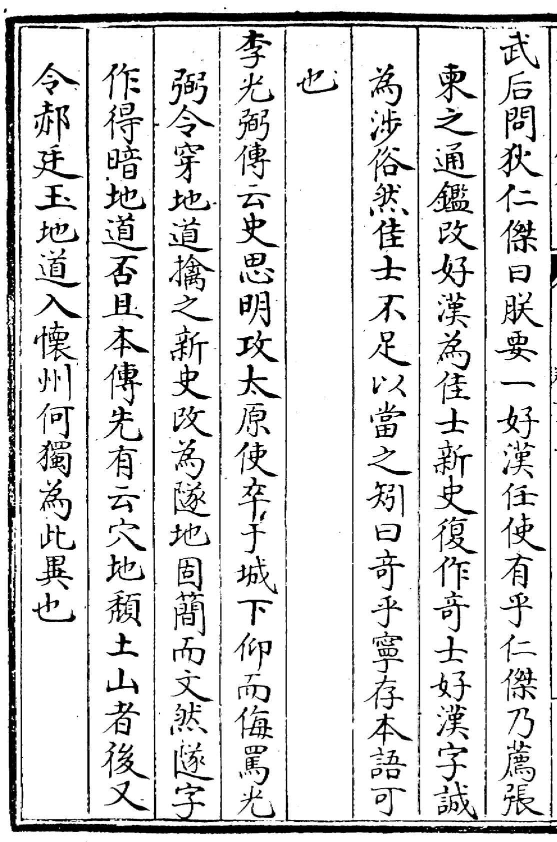
其滿盈無所復諫此真語也新史則云必救其源既以漸為源因並易其下文曰及至横流無復事矣義理雖同然當時豈有横流之語

張柬之初與楊元琰共乘艫江中私語革命事柬之執政引為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臣忘之蕭復言于德宗曰自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此曹止可委宫掖事兵要政機臣使參領古人言臣信臣測臣量之類臣字固訓不可然施于戒辭則不順矣安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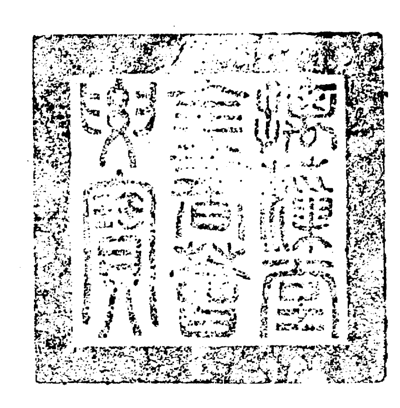
反詔切責許自歸禄山答書慢甚叵可忍葉法善以術高卒叵之測此止作不字用則益不安至蘇頲傳云司馬皇甫詢使蜀檄取庫錢市不急物頲不肯予或謂曰公在遠叵得忤上意吕才卜宅篇云世有五姓謂宫商角徵羽也按黄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寖多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宫商哉此又作豈字用尤乖戾也盖子京初不詳其義故每至謬誤焉

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通鑑改好漢為佳士新史復作奇士好漢字誠為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寧存本語可也

李光弼傳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于城下仰而侮罵光弼令穿地道擒之新史改為隧地固簡而文然隧字作得暗地道否且本傳先有云穴地頹土山者後又令郝廷玉地道入懷州何獨為此異也



濵南集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衛子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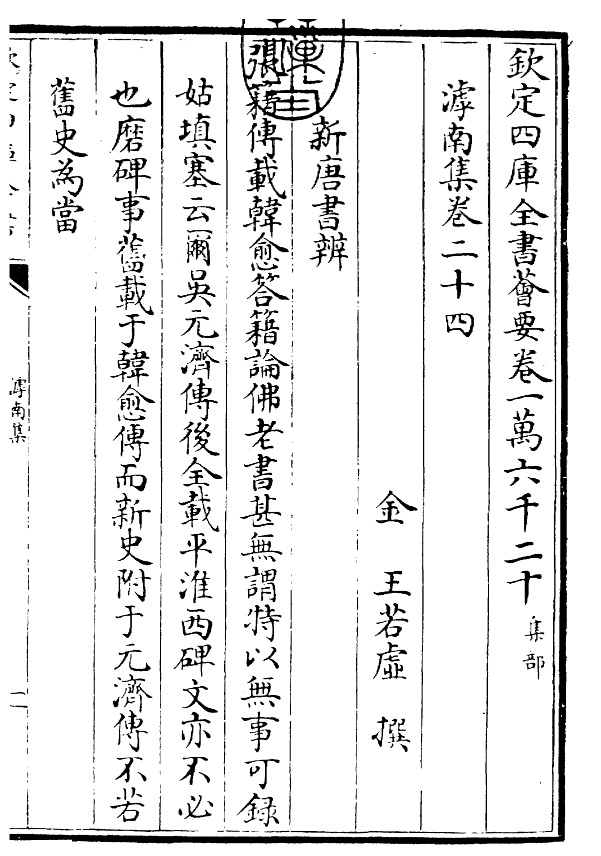
集部

滹南集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滹南集卷二十四

金　王若虛　撰

新唐書辨

傳載韓愈答籍論佛老書甚無謂特以無事可録姑塡塞云爾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不必也磨碑事舊載于韓愈傳而新史附于元濟傳不若舊史為當

魚朝恩嘗講易覆餗之義以譏元載時盖釋奠于國子監也新史但云會釋菜朝恩又嘗邀郭子儀同游章敬寺而新書但云約修具裴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輙伺察以聞而新書但云時京師尚苛伺無乃太簡乎
太宗怒宇文士及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然通鑑所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矣

邢君牙傳云其屈已好士類此虞承慶云其能著人善類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則意不足矣

吳湊言宫市事曰宜料中官年高謹信者平賈和售以息衆讙宫市大抵强買民間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市字可也

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真是以寧存而不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此其所以多戾

也

明皇雜録記李林甫驕二相事以為抑楊自得而已子京改為軒驁無少讓此固無害而益以喜津津出眉宇間之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又加以退然兩字此復何從而得哉蓋亦想像而言之耳舊史云孔戣嘗論李涉交結狀倖臣側目人為危之戣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新史云戣自以適志軒軒甚得楊遲傳云以公清勤約自將亹亹為之

凡狀貎之辭非親見者不可道子京史官追記傳聞之事而每喜此等或云談王伯裒裒不厭或云其議論纚纚可聽或云介介自修稜稜有風望侃侃不干虗譽介介不至顯官皆過也

舊史云郭弘霸死時洛陽橋壞行李病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弘霸死此即好事新史改云外有佳事邪此一邪字便别却本意葢本是無故而

問令却似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自揺肩攘臂以助其勢

新書改爲盱衡攘臂助其決舊史云楊思勗得俘囚

多生剥其面或剺髪際掣去頭皮新史改剥面剺腦

褫髪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

云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讀之不明矣此等猶求異于

人不已甚乎

蕭鈞為諫議大夫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甚喜怒殺人詔原死予謂罪死罪誠死俱道不過須加當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牛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

安字下不得劉元濟曰史臣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頗輕哉頗字下不得德宗謂李自良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蕭俛贊曰俛議消兵寧不野哉寧字

下不得蕭復以擅發京畿觀察儲粟削階停職或問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胡字下不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毀徹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白樂天為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咼若只云賴其利也蘇弁傳曰平賊緩役略頃苛人賴其寬寬字亡賛

陸贄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

舜意也然致冠者羣臣罪意指盧杞等帝䕶杞因曰御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當作乎始帝倉卒變故亦不成語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為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為要而行之為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何修而王何為而霸又當孰先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帝曰今何為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

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
行勉自修飭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
邪語意皆非是蕭復常言事德宗曰陛下踐祚之初
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此本
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
盛德播越及兹殆不可讀
袁高為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
見宰相盧翰劉從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

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痏才示貶黜令還
授大郡官天下其謂何古人言天下傷殘或曰瘡痍
或曰瘡痏皆可令言疣痏乃贅耳豈可與瘡類哉又
奏曰杞罪萬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内移今復拜刺
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答曰杞天資
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言當萬死萬誅字未
見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逮所餘何等昏昧語也
王琚傳云自傭于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妻之識

字上當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銅鞮令

張暐性豪殖喜賓客馳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亦

當重言太子或去厚奉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處不

得又云琚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餽遺至數

百萬去故就新之意昏不可曉豈謂車服器皿之類

邪中閒云侍衛何止許將安便公主謀益甚語皆不

成視日薄乃得出賜賚接足義皆不安也

林緼傳云緼辯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緼折之曰崔杼

紱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前史中固有載口辨嘲謔者至如此語亦何足録哉

李容等賛云煬帝失德天醜其爲吉温傳云李林甫才其爲朱桃椎傳云人莫測其爲温庭筠傳云執政鄙其爲馮河清傳云衆義其爲崔遠傳云世慕其爲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爲有爲則有之矣單爲字未嘗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輙用輩字或曰時無輩者或曰未有輩者或曰古未有輩或曰殆无其輩至魏徵諫太宗亦云陛下欲遠輩唐舜此若非好語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韓充傳云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皆道不過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嘗乘春與賔屬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

可任其勞挽綷耕且蠶皆非史體不事亦不成語也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

所事字道不得

李勣姊病勣親為煑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

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煑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

欲久進粥尚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别却本

意

天后時宰相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月俸助軍興

王求禮奏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后曰止此句道不過

鄭權傳云識詣魁然以魁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景亮傳云志義萃然又有稱造詣嶄遠者豈不益甚哉

周智光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帛内蜜丸召郭子儀姜公輔傳云朱泚以蜜裹書邀朱泚劉季述傳云割帶内蜜丸告孫德昭此本蠟書耳蜜字何義也

張荐救顔真卿疏云去正月中云云權德輿貞元十九

年陳闕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歲者前一年耳子京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側寇難中数被偽署危得不死張玄素傳云切諫太子承乾承乾遣户奴伹擊危脫死安祿山傳云賊將類慓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之蜀無進躡之患按前史有曰危得之危殺之者危猶參差幾及之意俗言則險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顛倒用之何其悖也

張玄素諫太宗修洛陽宫魏徵名勁挺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予謂魏徵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勁挺也

劉仁軌為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將高班慢駡仁軌仁軌杖殺之太宗怒追至詰責仁軌曰寧對百姓辱臣如此臣寔忿而殺之上悦擢為櫟陽丞此通鑑所載新史但言寧豪縱狠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寧暴横自如而無慢駡事若止于豪暴何

足為辱乎又以櫟陽為咸陽不知是否

裴子餘舉明經累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曰子餘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諸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韓楚言嘗詬辱汭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嘗

辱軍且支觧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三子乃自剄二夫字止當作楚言

則天傳云操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何必操奩具字

后妃傳賛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否字不安

張九齡傳云德宗賢其風烈賢字不安

劉子玄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

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冐往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自叙則云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誦雖屢逢箠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然後了然無疑而覺子京疎略之病為可患也韋述傳云入元行冲室觀書不知寢食言忘則可不知

則過矣

王忠嗣傳上與論兵應對蠭起應對下不宜言蠭起二字

張說傳云多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此譽之太過兼不是史氏叙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諂諛之事非正人所宜為而傳賛褒稱以為文物之盛豈良史之體哉

李泌傳云常持黄老鬼神之說為時人所譏切譏切固

有成言矣而其贊復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兼得譏字否

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劉洎事初不甚明但洎子訴之云爾胡致堂疑李義甫所教理或然也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故遂良誣奏洎引馬周為左而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洎之贊曰為冒忌所乘卒陷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為疵病至崔仁師傳又云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何待褚公之淺也

李光弼傳云其師勁悍常為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事死節則曰死

之古今成言也致人死而曰死之無此例也

盧奕懷慎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懷慎與及奕三居其

官清節似之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奕見忠義傳杞不耻惡衣菲食人未悟其

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言其父而不

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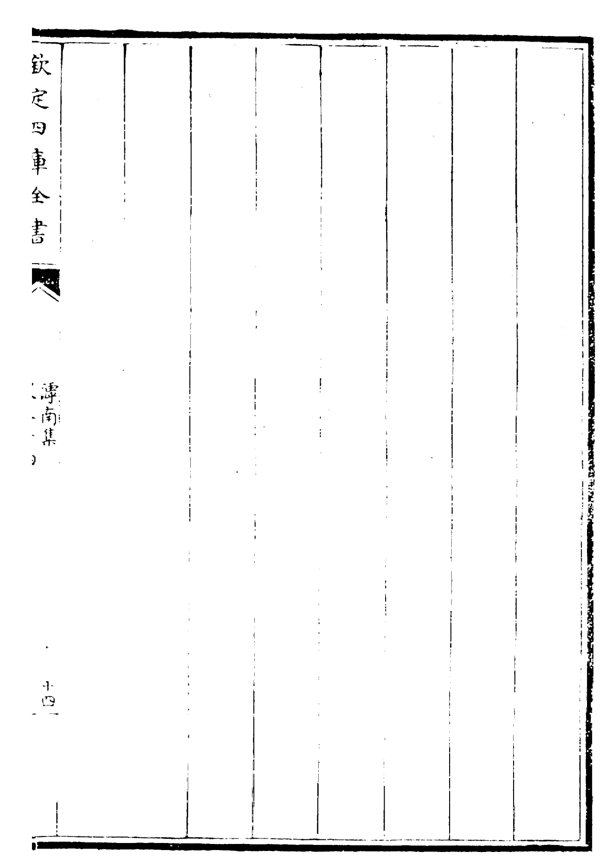
陳少游傳云或欲對衆切問以屈之少游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無問則無對今曰問窮而對有餘何邪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母而忘孝邪按左傳鄭伯曰孤不天緜盈曰我實不天凡言不天者不為天所祐耳非專指喪親也後人往往誤用

劉季述幽昭宗于少陽院鎻其門鎔鐵錮之此甚明白

而子京乃云液金以完鏑若無舊文何可曉邪且錮者取其牢耳豈謂闕而完之乎詭異如此宜其有礼闥洪休之戲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以易舊文裴松之譏彈甚當凡人文體固不必拘至于記録他人之言豈可過加潤色而失其本真子京唐書雖詔勅章䟽類皆變亂以從已意至于詩句諺語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乎



滹南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十一 集部

滹南集卷二十五

金 王若虚 撰

君事實辨

漢高祖謂吳王濞狀有反相因拊其背云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可知至于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斯言良是然謂其能知反相亦恐未必然蓋因占者而意之耳列

子所謂疑鄰人之竊鈇者也不然英彭陳豨之徒何為無所見耶

李德裕云漢高祖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寔以惠帝闇弱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强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計也老蘇小宋皆襲此論嗚呼使呂后當殺雖為惠帝不得不殺如其不然亦何名而殺之后自布衣佐帝定天下有功而

無罪奈何以戚氏如意故而遽置之死地哉妬忌婦人之常況呂氏之悍乎而且以妾偪妻以庶子而幾易長嫡高祖之過也若又殺后豈不益甚哉故寧隱忍而委之亦可謂能自克者矣或曰王諸呂而危劉氏非后之罪乎曰身後之變高祖安知就使能知罪未發而逆誅之在他人猶不可而可施于妻子之間乎為論不求義理之安而惟詭異之貴古人本分之事而強以權術處之是故惡夫曲辯之士也

高祖聞韓王信欲與匈奴擊漢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餘輩來皆言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而今徒見羸胔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而不可擊也上怒械繫敬於廣武既而果困于平城及得觧斬先使十輩而封敬為侯議者曰是舉也高祖寔專之盛氣色期于必行敬之言利害明甚然不從而械繫焉彼十使者非佞則愚其言可擊何

足深恠而皆殺之乎使幸而得志且復殺敬矣何高
祖惟知殺人而曾不罷已也
高祖使隨何誘黥布去楚既至帝方倨洗召使入見布
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
居布又大喜過望議者以為始折其氣而終收其心
此蓋鼓舞英雄之術以予覲之帳御之具素所處也
若夫倨洗而見則平生常態殆與見酈生無異被其
傲慢淩侮每每如是人皆知之矣溺冠騎項靡所不

至而傾獨謂此為術乎使其誠出于是亦非駕馭之道吾方須人之力以濟其意遣使說之使之背主而滅族及其至也乃迎辱之此何理也使布乘其悔怒不就舍而就去是又生一敵也豈為得計哉王者之于人接之以禮而待之以誠然後可以獲其用高祖惟其無禮而不誠此諸侯所以相踵而叛也而古今以為美談何耶

漢高祖杯羹之語天地所不容項伯謂為天下者不顧

家此姑以寛解羽意耳然世之議者幾何不如是非
惟不罪而或又為之説理嗚呼天下之事有大于殺
父者乎幸而羽從項伯之諫使羽當時遂殺之帝雖
成功將何面目以立于人上哉
漢高祖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令説太公曰天亡
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
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太公因謂高
祖不可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於是下詔尊

太公為太上皇荀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家令之言過矣史記索隱表出之予為廣其說曰君臣之義非所施于家而父子之分無時而可變也所謂土亡二王者此自以國法論耳何與乎所生之親咸丘蒙以瞽瞍朝舜為問孟子斥之以為齊東野人之語且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夫天下適足為養親之具則人主之名豈得而壓父哉舜既為天

子而父瞽瞍自若瞽瞍未甞為太上皇而子舜自若然則君父並立于天下國自國家自家兩不相涉本無窒碍尊號之有無初不足為輕重也若曰父以子貴子為天子而父為匹夫情所不安則可矣而謂父無尊號即為人臣而不當受人主之拜可乎家令唯知主不可以拜臣而不知子不可以臣父也晉劉寶云高祖善家令者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未必然也彼誠欲發悟上心何不直

以其意告之而云威重不行耶自鄙人所見止于如是耳其詔曰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故父有天下則傳歸于子子有天下則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其言是矣至謂平暴亂安天下皆太公之教訓則又非也使太公無教訓之功遂不可尊崇乎蓋帝於天理本明而家令蔽之故雖加尊崇而卒入于不善也末流至于後世遂專以家事為私動持義掩恩之説人主泰然享長上之朝覲唐時至有父母拜王妃舅姑拜

公主之令而恬不知怪又其甚者故借親屬以明法而市不狥之名雖誅夷骨肉而不以為慊或反有德色天理人道滅絶無餘曾禽獸之不若皆家令之遺意也

高祖以轑釜之故怨其嫂及即位封諸親屬而嫂之子獨不得太公以為言帝曰某非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為羮頡侯君子曰漢祖小人也以一飯之故而蓄怨不忘以及其子太公有言猶以醜

名加之羮頡是何稱號哉殆不若不封之愈也而嫂不長者已尚得為長者乎

高祖疑張敖反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是呂氏猶知有人情親屬之義而帝直以寇盜視之由已之貪得無恩捐骨肉而不難故量人如此耳

丁謂常言漢祖非英雄至目為田舍翁雖似太過亦頗快人近代諸儒以道學相高尚論古人毫釐必計如

漢祖者何足多道而每稱其天資不可及張南軒直云使其知學則湯武之賢亦不難到愚之惑滋甚矣

張安道題漢祖廟云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眀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此雖詩人一時之言寔中其病方帝始亡賴時豈誠有取天下之計而可必其成功者乎顧乃對衆矜衒以愧其父兄甚矣自欺而不知禮也

漢祖之平生可考也委太公于俎匕而無營救意棄孝

惠魯元于道路而無顧藉心飾亡賴之非則誇示其兄懷轅釜之隙則怒及其姪嬖寵如意而幾使冢嫡廢踞駡張敖而不以子婿畜韓信元勲本無異志而数施譎詐致畏偪而不終蕭何素契足諒雅懷而未免猜嫌至械繫而後已鄭君以不忘故主而逐之季布雍齒以舊嘗窘已而幾殺之其行事如此而議者猶謂寛仁大度誠信使人吾不知其說也

漢文帝却千里馬而光武以之駕鼓車林少頴曰華歆

擲金不若管寧揮鋤而不顧以是為二帝之優劣陋哉斯言人主之道在于罷貢獻絶貪求為天下後世法孝文之慮遠矣林氏乃以心術無礙律之果如此說則箕子之歎象箸召公之戒旅獒其私憂過計也邪且夫千里之駿而以駕鼓車亦非物理人情之正固不若却之為愈也

漢武老且死意欲立昭帝而憂其子少母壯或至于亂也遂殺鈎弋夫人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蓋其違天

理而拂人情耳顧乃矜語左右自以為明史臣又曰

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皆譴死豈可謂非賢

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

慵夫曰漢武於是為不道矣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

子不為無罪而殺人無時可也况以逆料未必然之

事而殺其所親乎彼誠以為治亂由人自當別有所

處不然付之定数一女子何與焉母子天倫也立其

子必殺其母是母乃子之賊而子乃母之累也其為

戾不已甚乎鉤弋之事借使行一時之權而曰凡生子者皆譴死然則後宮誰敢舉子者匹夫之為其家慮猶君之為其國慮也使天下之人皆如武帝之用心殺人其可勝計而親戚之間豈復有恩義哉故夫武帝之安其後者乃所以絶其後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末流至于元魏之世遂以此為定制椒庭憂恐皆祈祝不願生冢嫡有輙相勸為自安計讀之令人慘然此固凶毒殘酷之所為殆禽獸之所不忍而帝

自為明史臣又從而賛譽之何其恠也葉永嘉曰漢

武一生顛倒臨終一節却事事做得是嗚呼立昭帝

託霍光是矣鈎弋之誅安得為是高祖晚年使周勃

為太尉而屬之以安劉氏顧孝惠暗弱而吕后强暴

意亦憂其身後之變矣然卒不殺后而議者不以為

過焉則亦其情有所不能安而理有不得不然者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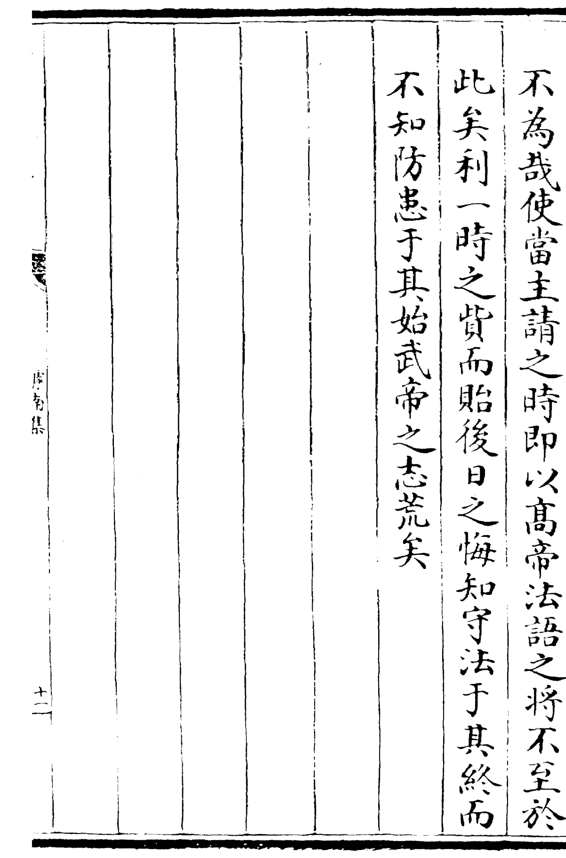
謂武帝此舉可為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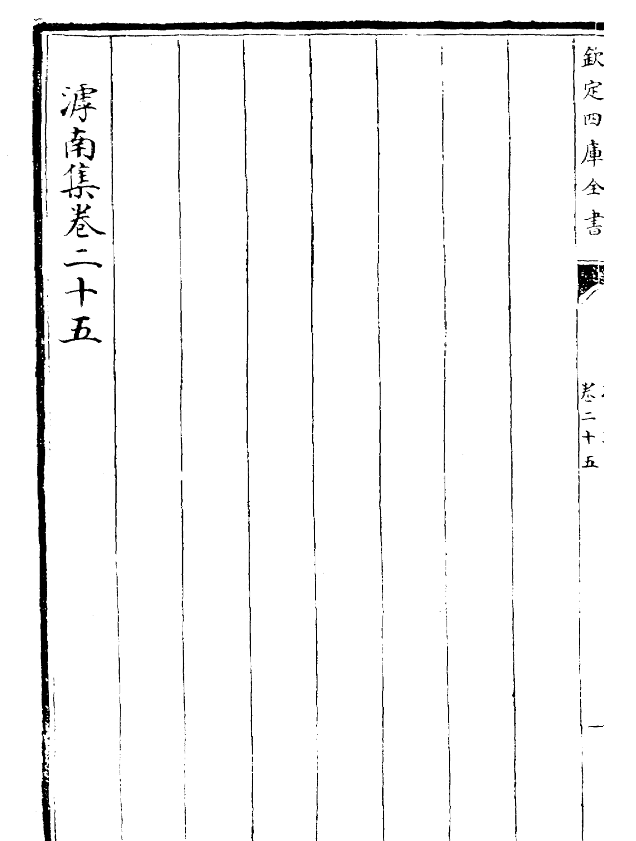
東坡曰漢武無道了不足觀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

汲黯為可取青奴材雅宜舐痔正應踞厠見之蘇子於是失言矣豈有天子見大將軍而可踞厠者乎奴材在彼君臣之禮不容廢也

汲黯出守淮陽過大行李息論張湯姦邪必敗狀勸息言之息畏湯不敢也後湯果敗武帝聞黯言乃抵息罪嗚呼黯在朝廷面攻湯惡者屢矣帝不能從至于踈斥雖因此增秩而七年不復召竟死于郡豈真能重黯者而顧追恨李息邪

漢武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十斤錢十萬爲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死左右皆以許贖爲言上垂涕曰法令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違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乃可其奏東方朔上壽以爲誅不擇骨肉此五帝三王之所難僃夫曰武帝之守法是矣而所以致其死者誰之過歟夫貴戚之子制之猶懼其逞也而又許以不死彼何憚而


不爲哉使當主請之時即以高帝法語之將不至於此矣利一時之肯而貽後日之悔知守法于其終而不知防患于其始武帝之志荒矣



滹南集卷二十五